

陳寅恪

陳承祚著三國志，下筆謹嚴。裴世期爲之註，頗採小說故事以補之，轉失原書去取之意，後人多議之者。實則國志本文往往有佛教故事，雜糅附益於其間，特蹟象隱晦，不易發覺其爲外國輸入者耳。今略舉數事以證明之，或亦審查古代史料真僞者之一助也。

魏志卷二十鄧哀王冲傳云：

鄧哀王冲字倉舒，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巨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葉水心習學記言卷二十七論此事曰：‘倉舒童孺，而有仁人之心，並舟稱象，爲世開智物理，蓋天稟也’。是直信以爲事實。何義門以倉舒死於建安十三年前，知其事爲妄飾，而疑置水刻舟，算術中或本有此法。邵二雲據能改齋漫錄引苻子所載燕昭王命水官浮大豕而量之，謂其事已在先。（見梁章鉅三國志旁證卷十四）然皆未得其出處也。攷北魏吉迦夜共曇曜譯雜寶藏經卷一棄老國緣云。

‘天神又問，此大白象有幾斤？而羣臣共議，無能知者。亦募國內，復不能知。大臣問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畫水齊船，深淺幾許，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沒齊畫，則知斤兩。即以此智以答天神’

案雜寶藏經雖爲北魏時所譯，然其書乃雜採諸經而成，

故其所載諸國緣多見於支那先後譯出之佛典中。如卷八之難陀王與那伽斯那共論緣與那先比丘問經之關係，即其一例。因知卷一之棄老國緣亦當別有同一內容之經典，譯出在先。或雖經譯出，而書籍亡逸，無可徵考。或雖未譯出，而此故事僅憑口述，亦得輾轉流傳至於中土，遂附會爲倉舒之事，以見其智。但象爲南方之獸，非曹氏境內所能有，不得不取其事與孫權貢獻事混成一談，以文飾之，此比較民俗文學之通例也。

又魏志卷二十九華佗傳云：

‘華佗字元化，一名翦（裴注‘古‘數’字與‘翦’相似，寫書者不能別，翦字元化其名宜爲‘數’也。案‘翦’‘數’通用字，不必如裴說以爲寫誤也）。（中略）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有壯容。（中略）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澆洗，縫腹摩膏，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中略）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病甚，當破腹取。然君壽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剝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下略）’

後漢書方術傳亦有華佗傳，范蔚宗所記與魏志同出一源，而其書後成，可於此並論之。案杭大宗三國志補注卷四引玉澗雜書曰：‘華佗固神醫也，然范曄陳壽記其治疾，皆言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云云……此決無之理。’是昔人固有疑其事者。夫華佗之爲歷史上真實人物，自不容不信。然斷腸破腹，數日即差，揆以學術進化之史蹟，當時恐難臻此。其有神話色彩，似無可疑。檢天竺語‘agada’乃藥之義，舊譯爲‘阿伽陀’或‘阿鞞陀’，爲內典中所習見之語。‘華’

字古音，據瑞典人高本漢字典爲 γ^{wa} 日本漢音亦讀‘華’爲‘加’。則‘華佗’二字古音與‘gada’適相應，其省去‘阿’字者，猶‘阿羅漢’僅稱‘羅漢’之比。蓋元化固華氏子，其本名爲萁而非佗，當時民間比附印度神話故事，因稱爲‘華佗’，實以‘藥神’目之。此魏志後漢書所記元化之字，所以與其一名之萁相應合之故也。

考後漢安世高譯捺女耆域因緣經所載神醫耆域諸奇術，如治拘睢彌長者子病，取利刀破腸，披腸結處。治迦羅越家女病，以金刀披破其頭，悉出諸蟲，封著甕中，以三種神膏塗瘡，七日便愈，乃出蟲示之，女見，大驚怖。及治迦羅越家男兒肝反戾向後病，以金刀破腹，還肝向前，以三種神膏塗之，三日便愈。其斷腸破腹固與元化事不異，而元化壁縣病者所吐之蛇以十數，及治陳登疾，令吐出赤頭蟲三升許，亦與耆域之治迦羅越家女病事不無類似之處。至元化爲魏武療疾致死，耆域亦以醫暴君病，幾爲所殺，賴佛成神，僅而得免。則其遭際符合，尤不能令人無因襲之疑。(敦煌本勾道興搜神記載華佗事有‘漢末開腸，洗五藏，劈腦出蟲，乃爲魏武帝所殺’之語，與捺女耆域因緣經所記尤相似)。然此尙爲外來之神話附益於本國之史實也。若慧皎高僧傳之耆域，則於晉惠帝之末年，經扶南交廣襄陽至於洛陽，復取道流沙而返天竺，(見高僧傳卷九)。然據捺女耆域因緣等佛典，則耆域爲佛同時人，若其來游中土亦當在春秋之世，而非典午之時，斯蓋直取外國神話之人物，不經比附事實或變易名字之程序，而竟以爲本國歷史之人物，則較華佗傳所記更有不同矣。嘗謂外來之故事名詞比附於本國人物事實，有似通天老狐，醉則見尾。如袁宏竹林名士傳戴逵竹林七賢論孫盛魏氏春秋臧榮緒晉書及唐修晉書等所載

嵇康等七人，固皆支那歷史上之人物也。獨七賢所游之‘竹林’，則爲假託佛教名詞，卽‘Venu’或‘Veluvana’之譯語，乃釋迦牟尼說法處（見歷代所譯經典）法顯（佛國記）玄奘（西域記卷九）所親歷之地。此因名詞之沿襲，而推知事實之依託，亦審查史料真僞之一例也。（聞日本學者有論此事之著作，予未見）。總而言之，三國志曹沖華佗二傳，皆有佛教故事，輾轉因襲雜糅附會於其間，然巨象非中原當日之獸，華佗爲五天外國之音，其變遷之跡象猶未盡亡，故得賴之以推尋史料之源本。夫三國志之成書，上距佛教入中土之時猶不甚久，而印度神話傳播已若是之廣。社會所受之影響已若是之深，遂致以承祚之精識，猶不能別擇真僞而竝筆之於書。則又治史者所當注意之事，固不獨與此二傳之考證有關而已也。